

身体意识形态：叠合的悖论

——论《沙床》中的力比多实践

朱崇科(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zhuchk@mail.sysu.edu.cn

目 录

- 一 知识身体的操守谱系
- 二 沉重的肉身：身体意识形态
- 三 功用的悖论：释放、对抗抑或超越及其损伤
- 结论
- 参考书目

毋庸讳言，当身体遭遇知识以后，二者的融合与冲突可能为身体的姿态与蕴含平添了更意味深长或别致的政治意味，而身体又因了知识的激活或更深层次的遮蔽、压迫而呈现出更复杂和斑斓的姿彩。我们或许可以称这种政治作“身体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显然不只是“作为阶级利益或其他社会利益表达方式”，甚至也不只是“作为另一个宽泛的权力体系的表达方式”，¹⁾而更多和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意义上的“话语形构” (discursive formation) ²⁾密切相关，它可以包含了某种宗教等形而上哲思，也

1) 德里克 (Arif Dirlik) 著，孙宜学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页35。

2) 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E'ditions Galimard, 1969, 英译本为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 Tavistock / New York : Pantheon, 1972。中文版可王德威译，《知识

可表现为欲望情感等对身体的操控。

一 知识身体的操守谱系

知识和身体的融汇可能会造成相当繁复的身体姿态，简而言之，一方面，知识既可能开掘身体内部的潜能与其他可能性，使其更自主、自我或自在，但另一方面，知识作为一种文化权力，也可能因此压制乃至遮蔽了身体的自主性，或者，至少为身体添加了些许深奥的文化政治学。本文此处的知识身体毋宁更是指作家，尤其是小说家笔下所涉及的知识分子的某些身体伦理及操守实践。

(一) 知识身体的谱系点水：以鲁迅、钱钟书和杨沫为中心。

单单是检索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史，有关知识分子的身体书写可谓是琳琅满目，多姿多彩。即使将之规缩为有关力比多实践的范围内，也仍然是色彩斑斓。本文无力也无意在有限篇幅内解决如此大的问题，而更倾向于蜻蜓点水般对不同时代的相关书写进行跳跃式检视，借此来凸现差异，并彰显知识身体不同时代的粗线条的复杂演进。

1“五四”及后五四：解放及其限制。如果将五四运动及以后的核心任务之一定为启蒙，那么对身体的启蒙、解放从而实现对人性的解放自然也是必经手段。³⁾而事实上，很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书写也曾经集中关注过这一点。甚至是，如果我们考察当时女作家笔下的男性情欲自觉、实践，虽然男性人物情欲的自制性特征 (self government) 只能算初步启蒙，但对情欲身体的反思毋庸置疑值得深入思考。⁴⁾

鲁迅的反思无疑在切入点上可谓蹊径独辟，他所关注的不止是表面身体的解放，而难能可贵的开掘更深，探究操控身体的深层心理及欲望。《高老夫子》中呈现的不只是高尔础的整体不学无术面貌，而其中他从教前后对女学生的欲望投射心理自然也是鲁迅揭批的对象，并借此更反衬出这个伪知识分子丑陋又尴尬的嘴脸。《肥皂》则更幽微地呈现出卫道者内心深处力比多/欲望的流窜与凝结，小小的肥皂内涵深远，也可能隐喻了中

的考掘》，(台北：麦田：2001)，尤其是页229-230。

3) 论者论述已多，比如张光芒著述的《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可作为代表。

4) 具体可参廖冰凌著，《寻觅“新男性”：论五四女性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书写》，文史哲出版社，2006，页87-103。

西文化交流的权力关系流变。⁵⁾当然，由上可见，鲁迅更注意从国民劣根性的深层结构——心理、本能等进行处理，身体的开放性与传统文化及其造就物间的张力就意味深长。

2 《围城》：精炼的丑陋。1930年代开始到4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侵华的狰狞面目日益清晰，救亡理所当然也成为国民关注以及文字书写的最重要的理由/对象，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简单化了文学版图的丰富姿态。⁶⁾而钱钟书《围城》作为新文学时期又一本“儒林外史”经典，其对知识身体的书写无疑耐人寻味。

或许是由于钱本人洞悉世事之后的含蓄，或者是由于战事的吃紧/影响，《围城》这部对爱情、婚姻、人生等颇具总结和升华意义的知识分子小说，对知识身体的刻画其实更是理性的、谨慎的。比如，鲍小姐的风情裸露既可被比喻为通俗的“熟食铺子”，但钱随即又用“真理”（往往是赤裸裸的）这样阳春白雪的幽默加以冲淡。“哲学家”褚慎明的色迷迷描写（眼镜跌落在汤里）可谓传神，可以折射出其内心浓郁的欲望；而赵辛楣的浪漫/风流其实更引来不少“报应”——不得不离开学界的“象牙塔”。而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如方鸿渐、孙柔嘉等往往缺乏身体接触。

总而言之，钱对身体的力比多实践更多是隐晦的，甚至是缺席的，在彰显其一贯的形而上、学养深厚、视野开阔的大师风范以外，其实，他对身体更多是采取了不经意的操控或有意限制。

3 《青春之歌》：革命的、激情的身体。1949年红色中国的建立以及继之而来的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的盛行对知识身体的处理又是另一番模样，或者说，1930年代以来“革命+恋爱”的身体叙事——身体革命叙事的潮流得以赓续并开拓。身体在五四时期是一个被解放和启蒙的对象，而到了此时期，建国以及抵御各种势力侵扰的宏大使命对身体体力的节约、有意非消耗要求甚高，性更多是用来制造生产力中的人力资源，而非用来解放身体，达至愉悦。所以，整体看来，知识身体也是被引导和节制的对象。而回到文学书写中来，可以发现情爱叙事是被压抑的：比如没有被充分展开，人物的政治标签化以及提纯化。⁷⁾

《青春之歌》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被视为一步成长小说，主人公林道静，作为一个

5) 具体可参拙文，《“肥皂”隐喻的潜行与破解——鲁迅《肥皂》精读》，未刊稿。

6) 沦陷区文学的情况，可参[美]耿德华(Edward M. Gunn)著，张泉译，《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年-1945年)》，新星出版社，2006。

7) 类似观点可参周志雄著《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齐鲁书社，2006，页216。

思想开放、青春萌动的年青女子，其身体的活力、欲望、对新生活日常的渴求和革命的激情等等逐步形成了另一种别致的张力关系。考虑到那个时间段小说的书写模式，如，自我或错误追求 失败 接受党的领导革命 成功，结果是不言而喻的，革命逐渐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身体的激情必须和革命结合，所以如孟悦所言，“林道静的游动从性别和个人的边缘出发，最终却完全背离了其边缘立场，走向了‘革命者’标准化的、国有的‘大我’”。⁸⁾

(二) 《沙床》中的“身体活”。⁹⁾

在198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对身体以及欲望可谓欲说还羞，1990年代贾平凹的《废都》现象使得“狼来了”的欲望在炒作中甚嚣尘上，甚至70后美女作家以“身体写作”为名兜售身体以及体液制成的文字，有论者指出，这种转变可说是“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¹⁰⁾葛红兵的《沙床》（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下引只注页码）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知识身体的再现无疑值得仔细观照。

毋庸讳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的逐步铺展乃至慢慢成为主流，也使得身体的欲望层面被有效激活，而广告、金钱欲、出名欲等等使得力比多转向突破在貌似多元的语境中走向了令人惊讶的相对简单化，在政治默许和引导转向的背景中，身体日益被经济化，如人所论，“商品经济，物化的环境，导向力比多发泄渠道的单一和狭隘。因此，对性欲的迷恋，事实上是交换经济、交换关系的副产品。抽象的交换关系将力比多潜力，也就是感情和心理欲求，与社会、社群的裙带关系和生产实践分离开来。”¹¹⁾

而《沙床》的横空出世（出版社的广告词在封底上注明——2004年读葛红兵《沙床》），哪怕只是回到知识身体的层面也别具意义。葛红兵自己认为，“20世纪90年代出场的新生代作家面对欲望是放松的，他们相信个体欲望比阶级仇恨好，感性开放比理性压抑好，他们甚至渴望以身体的欲望性来对垒意识形态的覆盖张力。”¹²⁾

8) 孟悦著，《人·历史·家园：文化批评三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页243。

9) Body Work, 来自于布鲁克斯 (Peter Brooks) 的言论，主要是指身体的复杂和混杂性。他认为，“性并不简单属于肉体性的身体，而是属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身份的各种想象和象征的复合体…身体（别人的或自己的）执掌着不仅通往快乐，而且通往知识和力量的钥匙”。具体可参布鲁克斯著，朱生坚译，《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新星出版社，2005。引文见序言页3。

10) 张清华著，《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页1。

11) 王斑著，《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页146。

12) 葛红兵，宋耕著，《身体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页98。

这种类似夫子自道的东西无疑呈现出《沙床》书写和他人，尤其是前面一代人的书写差异，但或许事件的发生可能远比如此类比复杂，尽管书写者自身或文本未能达至应有的深度。在我看来，《沙床》中的“身体活”最少可分为三个层面：1性（肉欲）的身体；2情感（如忧伤、爱等）的身体；3形而上的身体。这几个层面互相缠绕，组成了相当复杂的身体意识形态。

于奇智在考察福柯一生的思想探索时，曾用三个褶子来概括：1主体—真理结合体；2知识—权力结合体；3主体—客体结合体，并指出，“第三个褶子贯穿并超出第一个褶子和第二个褶子。有了这第三个褶子，福柯就不会被围困在主体与真理、知识与权力编织的密网中，可以超过这个网随时回看他所做过的工作，以展开未来的思路。”¹³⁾

而我们知道，身体本身也包含了第三个褶子类似的意蕴，它既是客体（subject），又存有主体性（subjectivity），如何处理这二者明显悖论重重。而《沙床》中也的确存在类似的悖论。本文的问题意识则在于考察《沙床》中身体意识形态的伸展，压缩以及叠合的悖论，同时也借此考察其叙事策略的可能限制。

二 沉重的肉身：身体意识形态

《沙床》中呈现出一种相当复杂的身体意识形态。在家族身体缺陷所导致的悲惨事件基础上引发了男主人公——诸葛的悲观宿命基调，更进而反映出一种身体意志再现的悖论，比如放纵和无欲，原罪和新罪，身体的主体性敞开及关闭等等，都在在耐人寻味。

（一）原罪/责任：压抑的一种源泉。

在《沙床》里面，隐隐约约透出一种基督教主义上的原罪概念，作者认为人是非正义的，“譬如我主，远在此生之前，他给了我们公义的生命，但是我们把它花光了，我们所秉持的不过是那公义性遭到背叛之后的余生。”（页194—195）

从某种角度上说，《沙床》也可视为一个男人和不同女人的身体及意识形态交流。在裴紫那里，原罪的概念如影相随。从见面伊始，刚刚车祸丧夫的她因为痛苦和网友诸葛做爱，但痛苦并不因此减少，而原罪意识唤醒也平复了身体以及内心的伤痛，所以他们

13) 于奇智著，《凝视之爱：福柯医学历史哲学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页66。

认为主业希望他们解脱，就像主对门徒们说，“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怜悯”（页27）。裴紫和诸葛的爱以及婚姻其实更具悲喜剧的曲折，但曲折中却充斥了不时正果小成的甜蜜，但在此背后，原罪意识却始终不离不弃他们的身体。比如他们在确立关系后，哪怕是发生轰轰烈烈的做爱，达至巅峰时，困扰裴紫的仍然是命定，“我是扫帚星，我是彗星”，“我是寡妇命”（页226-227）。可见，哪怕是享受的身体也无法摆脱意识的牵绊。

当然，责任感也可能化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清纯少女张晓闽和诸葛的爱情纠葛确实有些离奇，一个数次面对少女曼妙裸体主动诱惑的男人却坐怀不乱，在小说书写的过于离奇之外，其实原因也比较复杂，但其中的重要一条却是责任感。第一次张的裸体横陈的时候，因为她的蜷缩和封闭构成了“少女的睡姿”（页5）使得她全身而退；当她想和他做爱时，他却认为“她们总是把性看得太美好，本能地夸大性的意义”（页35），但在他那里，他并不以为性能真正解决问题，如减少孤独和伤感，而在这背后是若隐若现的责任感；当他偶遇马当娜时，才亮出庐山真面目，因为“中国人大多把性当作爱来处理……中国人认为性代表责任和义务，比爱重。”（页71），正是因为这种责任困扰使得他远离张。而裴紫的感受也可成为佐证，“女人总归是女人，总会有错觉，会把做爱和爱混淆在一起”（页119）。

悖论的是，他和张终于发生了性关系，而背后的推手也是来自于一场对话，他们都是“短暂者”，也是“自由的挣扎者”（页217），因此，而释放身体，同时也勾连情绪和哲思。

（二）仰慕与时尚：激活与镇压。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听从裴紫的劝告，决定去威尔士健身吧做器械。某种意义上说，健身也是对身体的开发和强化。而实际上，小说中身体欲望的真正得以释放似乎不是来自锻炼，而是女健身教练罗筱的仰慕。她的健美和性感引起了他的注意。

而后续的晚餐才是仰慕的表白过程，从智力测试，到读书到音乐，然后倒了她的家中，边喝红酒边听高雅音乐，浪漫情调中调情，然后身体开始交流，最后，“晕眩就这样突然来临了，在你毫无防范的时候，在你飞到半空中的时候，在你回望来路，试图栖居于某个不可得、不可见的枝头的时候”。同时，小说中有不无意味的写道，“这时你发现你的升腾其实只是将你带进了巨大的虚无，带进了无限的无所依靠中”（页162）。由仰慕、音乐、美酒所调试的做爱在身体进入高潮时也堕入到对身体的一种镇压中，虚无思

想镇压了激情的身体。

或许镇压身体的不只是虚无，同时也有时尚。身体在被商品化的过程中，甚至被人为美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包装和压制。这或许也可称为葛红兵所言的一种“消费政治”，身体既是相关载体，也进行反作用和重塑。¹⁴⁾比如作者在诸葛首次见裴紫时描述道，“裴紫的年龄比我想象的要大，大概三十出头，头发盘在头顶上，连衣裙开胸很低，露出颈脖和锁骨，脖子上戴着项链，看得出来，那件项链出身名贵，款式和做工都非常精致。她的肩膀和胸非常夺目，纯净的雪白，精致高贵，有大理石般的质感，那温润的线条美，让人产生抚摸的冲动。”（页22）需要指出的是，恰恰是因为装扮和身体的般配才让男主人公产生冲动，而这些却也是对裴紫身体的某种压制，成为男性欲望凝视的客体。

更具代表性的是来自于教授们和三陪女们调情以及性爱的场景中，妓女的打扮令人触目惊心。名为猫猫的女人，“长着一双真正的猫眼，腰非常细，穿着一件拼接花纹的牛仔裤，那花纹非常有意思，裆部一块星月形白色，髋部两块红色，看起来像是有一朵花从她下体长出来，又像是她穿的不是长裤而是一件内裤。”（页171）这种服饰无疑反映出商品化的职业实践，恰恰是如此可以勾引起男人对女体的窥探式消费欲望。如人所论，“对于身体而言，服装便是这样的一种土壤，它一方面掩盖着肉体这颗欲望的种子，一方面又以浮华、虚荣、自恋等大量的养分，滋养着更加纷繁的欲望之花。”¹⁵⁾

（三）肉欲：喷发与堕落。

小说中诸葛和罗筱的对话中，反映出身体欲望对做爱的相对轻视，因为在他看来，“比起做爱来，温暖的感觉更好，有的时候，做爱反而破坏了那种温暖的感觉”（页192）。某种程度上说，肉欲的勃发也呈现出身体的某种主体性，但对肉欲的过度开发却又可以呈现出身体的堕落与自我伤害。小说中，作者描述诸葛和日本女生Onitsuka的性爱不仅仅是肉欲的喷发，也呈现出一种超越工具性思考的和谐美，身体“它本已地生活在自己之中，有自己的隐秘和隐秘的乐趣，有自己飞扬的力量和这力量中散发着的令人愉悦的美……它不仅是我们的工具，还是我们的目的。”（页51）

悖论的是，身体也是淫乱的工具。日本女人Onitsuka不仅和诸葛发生关系，也和另一

14) 葛红兵，《身体写作——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之后：“身体”的当下处境》，《当代文坛》，2005年第3期，页3-9。

15) 罗玛著，《开花的身体：一部服装的罗曼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2005）之《前言 虐恋之花 在束缚中盛开》，页2。

名教授董从文缠绵(页51)，显然，Onitsuka对性的热衷也包含了作者对日本女人的丰富想象和欲望投射，甚至可能是潜意识里面的民族情结(比如“南京大屠杀”的影响)。

除此以外，则更可彰显出身体的堕落，董从文教授和妻子婚姻失败，不仅借此进行婚外恋，嫖宿三陪女、日本女生，而且将魔爪伸向了自己的女学生章静宜。这无疑是中国大陆象牙塔内某种丑陋的缩影，对学术尊严的亵渎、相关学术规范的缺席以及为人师表人格的出卖。

当然，更进一步的则是教授和友人们找三陪女花天酒地，他们不仅变着戏法揩小姐们身体之油(如借检查身体猥亵，用她们的身体敏感部位演奏等)，同时，更富讽刺意味的是，将《诗经》中表示失恋男子悲哀的是改编成为淫荡场合助兴的黄色小曲儿(页172-174)。

肉欲的勃发其实更反衬了精神的空虚和无聊，而这反过来又成为身体运行的负担，如人所论，“身心的确是在认知，因为它创造意义。它对于自己内部和周围大范围的微妙力量十分敏感，从中自行理解、选择和组织信息。它赋予这信息以意义——它自己的意义。它从器官过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中来创造信息的历史。它会关心自己，也能修复自己。它会兴奋起来，积极地为生存而斗争。”¹⁶⁾这当然是强调了身体自身的调试功能，但在这种斗争过程中同样也会失败。

三 功用的悖论：释放、对抗抑或超越及其损伤

如人所论，“身体既是他者的客体，又是本人的主体，这是一个被‘体验的身体’，身体与思想的或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对立，应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权力的一个方面，社会权力专制控制的目的，就是使欲望屈从于理性。因而，社会解放的前提就是身体及其激情脱离心理和社会的控制而解放。”¹⁷⁾当然，可以更进一步的是，身体甚至也可成为本人的主体与客体。而耐人寻味的是，作为“身体写作”中的身体在其功用上其实也存在种种悖

16) 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著，张妮妮译，《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页23。

17) 田泥著，《走出塔的女人：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的分裂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页149。

论。

(一) 心理疾病的身体隐喻。

身体很多时候也是精神状态的晴雨表，而心理疾病的出现，不仅仅是隐性的，同时也可能化为某种身体隐喻。¹⁸⁾

1绝望的感伤。小说中诸葛对这个世界及人性充满了悲观和绝望感，认为其毫无希望，这样也会导致自我的堕落和无尽的伤感，尤其是当这种伤感和其家族的遗传病密切结合时，更导致了虚无感、宿命论，而在身体方面的表现则是一种欲望（哪怕是正常生理欲望）的低落乃至萎缩，如希望美少女张晓闽不要胡来（页36）。当然，绝望情绪的渲染甚至让人无法平息，当它来自内部的时候，身体却成为只有等待的命运中相当被动的载体。同时，为了实现自己生命的自我完成和主宰，却又不得不借重遗弃和法除身体。

2世俗的诱惑。身体原本可能是敏感的，美好的，但世俗的欲望却又可能玷污或扭曲了这种美好。当金钱和地位的世俗社会欲望逐步升腾以后，小说中，诸葛所失去的就不只是对美好事物，如女性等的敏感欲望，而且同时枪毙了身体的主体性和感受，结果，“我比他们更痛恨我的身体，我再也看不到我身体深处涌动着的激情的美了，我比他们还短视，我无耻（比他们更甚）地背叛、抛弃了我的身体，以及它内里伟大的欲望和激情——那是造物主赐给我的礼物”（页121）。

(二) 超越的吊诡：释放、破坏与毁灭。

作为一个主客体结合体，对身体的超越无疑吊诡重重，我们不仅要超越身体过度本能化导致的自身的迷失，也要警醒各种意识形态的压制，在解放和压制之间有一种不易调和的张力：身体可以存在于某些模式中，也可以替代这些模式，并“否定这些模式的不可简约的差异。人们仍然可以把这种相反的潜在性称为身体。”¹⁹⁾

1轻盈又沉重的身体。我们不妨理性化的将身体分开处理，虽然实际并不可能。当我们主体性聚焦于单纯的身体时，似乎身体的欲望、本能、活力等等都应当被合理解释

18) 桑塔格恰恰是借癌症、艾滋病等揭示了疾病背后的隐喻并借此想摆脱这些隐喻，但这些隐喻却同样反作用于身体机能的恢复。具体可参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1933-2003) 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 上海印文出版社, 2003。

19)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著，车槿山译《象征交换与死亡》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译林出版社, 2006, 页176。

放，此时的身体应该是轻盈的，但实际上，哪怕是本能的身体也应该有其必要调试，否则，过度放纵也成为对身体的伤害，而无法实现超越。当然，疾病也是一种压制。

当然，单纯聚焦于身体上面的意识形态时，也无法实现真正超脱，更多时候，道德、伦理、责任、原罪感、虚无意识、忏悔意识、末世论等思想却又造成了身体的萎靡不振，欲望逃避等等。换言之，这些意识形态本身和身体就是不可切割的，生理和心理往往如影相随，而知识身体尤其如此。

其中特别典型的吊诡无疑集中在诸葛和裴紫的身体关系中。当裴紫陷入丧夫的巨大痛苦中时，前去安慰的诸葛和她恰恰是通过身体交流——做爱来减轻她的悲痛和沮丧，此后，渐渐由性爱化成了相对无性的爱情，慢慢发展成真爱。当他们最后决定以世俗婚姻的方式结合并维持真爱时，诸葛的身体却因为疾病而无法自控；为了维护自我的尊严，为了超越身体的羁绊，他们最后以选择自杀的方式捍卫并实现理想。

吊诡的是，超越身体的代价却是主动了结和摧毁身体。如人所论，“的确，身体的神化走向了虚无，而要超越虚无，则必须超越身体：这是《沙床》文本所蕴含的启示。”²⁰⁾

(三) 肤浅的“沙床”。

小说中提及，“沙床”来自梭罗的《瓦尔登湖》的字句，“时间只是供我垂钓的溪流，我饮着溪水，望见了它的沙床，竟觉得它是多么浅啊。浅浅的一层溪流流逝了，但永恒留在了原处”。掩卷沉思，觉得葛红兵的《沙床》中的意蕴沙床既“浅”，又肤浅。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沙床》探究了身体的物质性，以及精神知识灌注之后的复杂性：比如对世界的绝望反思、世纪末情结、宏阔的悲悯和忧伤情怀，但同时其中也充斥了虚无主义、荒淫放纵、堕落商品化的倾向。在呈现这种复杂的过程中，作者流露出一种独特的自省精神和道德勇气。²¹⁾从这个层面上说，我们看到了“浅”的沙床。

其次，同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这个“沙床”却又是肤浅的。本文无意在此处批评小说“制造”的痕迹以及市场化过程中的诸多噱头操作，而毋宁更针对小说身体写作的某些关键问题。

作者缺乏对不同层次的身体意识形态整合的能力，在貌似主题清晰深刻的背后其实更

20) 王宏图，《都市日常生活、身体神话中的欲望书写》，《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页85。

21) 具体可参孔焕周《存在与超越：〈沙床〉思想意蕴解读》，《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页87-90。当然不是单纯的道德伦理规范问题，比如袁良骏在他的《简评葛红兵〈沙床〉》，《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页71-73的批评多数可算以道德批评文学。

多是学理性/哲理性主题的相对机械的拼凑，而实际上，有关身体的诸多层面粘合当可以更圆润和成熟，虽然其中对人物裴紫处理相对成熟些。

自恋倾向与道德拔高。如果将文中的诸葛视为作者的某种自传性书写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的某种自恋倾向。比如对教授群体的反省，其实是刨除了对自我的更深层的审视的，诸葛更是一个介入的旁观者，他太洁身自好，为此小说的结尾更显突兀，为达至一种道德的高度和自我生命的圆满，采取了自杀方式，还选择让裴紫殉葬。而在书写身体层面，有些书写也有些做作。比如，面对张晓闽青春而性感的裸体而缺乏应有的反应，小说中给与的理由解释毋宁更是苍白和矫情的。

结论

《沙床》中的力比多实践再现自然有其相当丰富的意义，无论是揭露象牙塔知识身体的复杂与堕落，还是呈现身体的多姿多彩与功用都发人省思。但同时也须指出，小说中的身体意识形态毋宁更折射出身体肉身的沉重，而在身体的功用上更是悖论重重，释放和放纵，压制与对抗，超越及损伤等等都是其中的表征。

我们可以将知识身体视为主客体结合体，但就在这种叠合过程中却又呈现出人生的诸多悖论，它仿佛既来自身体，又超越了肉身，无论如何，仍然值得更深的探勘。

参考书目

- 德里克 (Arif Dirlik) 著, 孙宜学译, 《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Michel Foucault, *L'archeologie Du Savior*, E'ditions Galimard, 1969; 英译本为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Tavistock/New York: Pantheon, 1972)。中文版可参王德威译, 《知识的考掘》, (台北: 麦田, 2001), 尤其是页229, 230。
- 张光芒著, 《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
- 廖冰凌著, 《寻觅“新男性”: 论五四女性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书写》, 文史哲出版社, 2006。
- [美]耿德华(Edward M. Gunn)著, 张泉译, 《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年, 1945年)》, 新星出版社, 2006。
- 周志雄著, 《中国当代小说情爱叙事研究》, 齐鲁书社, 2006。
- 孟悦著, 《人·历史·家园: 文化批评三调》,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 布鲁克斯 (Peter Brooks) 著, 朱生坚译, 《身体活: 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 新星出版社, 2005。
- 张清华著, 《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7。
- 王斑著, 《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葛红兵, 宋耕著, 《身体政治》,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 于奇智著, 《凝视之爱: 福柯医学历史哲学论稿》,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 罗玛著, 《开花的身体: 一部服装的罗曼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5。
- 斯普瑞特奈克 (Charlene Spretnak) 著, 张妮妮译, 《真实之复兴: 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 田泥著, 《走出塔的女人: 20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的分裂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1933-2003) 著, 程巍译, 《疾病的隐喻》,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著, 车槿山译, 《象征交换与死亡》, 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t, 译林出版社, 2006。

王宏图, 《都市日常生活、身体神话中的欲望书写》, 《当代作家评论》, 2005年第5期。

Abstract

Body Ideology of overlapping: a Study on ShaChuang's Libido
Practice

ZHU Chongke

When body confronts with knowledge, it will lead to versatile body gestures: on the one hand, knowledge can broaden the possibilities and potentials in the body thus make it more active, self-productive and individual, but on the other hand, knowledge as a cultural power in Foucault's sense, it can also partly depress the autonomy of the body and add new cultural politics to the body. Within this context, when we re-read Sha Chuang by Ge Hongbing and discuss the libido practice in this novel, we can find it has fertile meanings: it discloses the complexity and degeneration intellectual body in the ivory tower and represents many kinds of functions of the body. But it has to point out that body ideology in this novel actually reflects the heaviness of the flesh. Even if we turn to the representations of body functions, we can find out paradoxes often: to release and to depress, to resist and to oppress, and to transcend and to harm etc.

Key Words : Body Ideology, Overlapping, ShaChuang, Libido Practice